

《海上花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上花开》

13位ISBN编号：9787530210055

10位ISBN编号：753021005X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韩邦庆

页数：351

译者：张爱玲 注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海上花开》

前言

探寻《海上花列传》的作者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民国九年，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卷八引《谭瀛室笔记》说：“《海上花》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韩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 民国十一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的《海上花》出版，有许廑父先生的序，中有云：“《海上花列传》……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也。韩初业幕，以伉直不合时宜，中年后乃匿身海上，以诗酒自娱。既而病穷，……于是乎有《海上花列传》之作。” 这段话太浮泛了，使人不能相信。所以我便打定主意另寻可靠的材料。我先问陈陶遗先生，托他向松江同乡中访问韩子云的历史。陶遗先生不久就做了江苏省长；在他往南京就职之前，他来回复我，说韩子云的事实一时访不着；但他知道孙玉声先生（海上漱石生）和韩君认识，也许他能供给我一点材料。我正想去访问孙先生，恰巧他的《退醒庐笔记》出版了。我第一天见了广告，便去买来看；果然在《笔记》下卷（页十二）寻得“海上花列传”一条：“云间韩子云明经，别号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门户。尝主《申报》笔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一八九一）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衙衙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着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勦勦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着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海上花开》

内容概要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一部描写清末上海妓院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旁及官场和商界等多个社会层面，曾被胡适称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鲁迅则曾称赞它有“平静而近自然”的风韵。张爱玲将《海上花列传》视作《红楼梦》之后传统小说的又一座高峰，推崇备至。为了去除书中的吴语对白对读者造成的障碍，她将之尽数译为国语，希望能使更多人读到并重视这部小说。分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本。

《海上花开》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煊；1922年迁居天津；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1930年改名张爱玲；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1941年与胡兰成结婚，1947年离异；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离港赴美；1969年《红楼梦未完》在台湾发表；1973年定居洛杉矶，《初详红楼梦》刊载于台湾杂志；1975年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二详红楼梦》在台湾发表；1976年《三详红楼梦》在台湾发表；1977年《红楼梦魇》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95年9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74岁；2003年10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14卷本《张爱玲典藏全集》。

书籍目录

海上花列传序

译者识

-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西崽翻首座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第六回 养囡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第一〇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第一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第一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第一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第一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第一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第一六回 种果毒大户拓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第一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第一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第一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决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第二〇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第二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第二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第二三回 甥女听来背后言 老婆出尽当场丑
第二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第二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第二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第二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第二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第二九回 隔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第三〇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师傅茶楼谈不肖
第三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第三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依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依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此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日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依云。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不错。这书即从花也怜依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依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非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厨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花也怜依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蟋蟀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惟天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花也怜依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来。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塌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去。哪晓得这冒失鬼跑来撞我跌一交！你看我马褂上烂泥！要他赔的！”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你自己也不小心哩。放他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急道：“教我怎样去见我舅舅呢？”巡捕也笑起来道：“你到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口娘）。（注一）”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舅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可好？有没一块来？寓在那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妈没来，说给舅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没什么事，要想找点生意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上倒也没什么生意好做（口娘）。”朴斋道：“因为妈说，人哩一年大一年了，在家里干什么？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话也不错。你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你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不见了，比你小几岁？有没定亲？”朴斋说：“没有；今年也十五岁了。”善卿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少，开销到底也有限。”朴斋道：“比起从前省得多了。”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

《海上花开》

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你一个人住在客栈里，没有照应哩？”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找生意，一块住着。”善卿道：“那也罢了。”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你坐一会，等我干掉点小事，跟你一块北头（注二）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一同出去到宝善街悦来客栈。房中先有一人躺着吸烟。善卿略一招呼，便问：“阁下想是小村先生？”小村说道：“正是。老伯可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没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合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不懂什么事，一块出来哩，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不会吃。”仍各坐下。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信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好不好？”善卿道：“到哪去（口娘）？”小村道：“还是棋盘街上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信人，叫陆秀宝，倒还不错。”朴斋插嘴道：“那这就去喽。”小村只是笑。善卿不觉也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纺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摺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妈，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妈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注三），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信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信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这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那信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找你，有好些东西，你看看，可有什么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摺子，授与洪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这种东西，消场倒难（口娘）。听见说杭州黎篆鸿在这里，可要去问他一声看？”庄荔甫道：“黎篆鸿那儿，我教陈小云拿了去了，没有回信。”善卿道：“东西在哪里？”荔甫道：“就在宏寿书坊里楼上。可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什么（口娘）。”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信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子，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她家常只戴得一支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信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你秀宝妹子做个媒人好不好？”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我妹子，有什么不好！”即高声叫杨家妈。正值杨家妈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她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妈问：“哪一位呀？”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妈咦了两眼道：“可是这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注四）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妈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块请过去喽。”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你不要去（口娘）。让他们去好了。”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妈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着自鸣钟，也有着泥金笺对，也有着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妈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注五）送进干湿（注六）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来和赵朴斋并坐。杨家妈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在哪呀？”善卿道：“他跟张大少爷一块在悦来客栈。”杨家妈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可有相好啊？”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妈

《海上花开》

道：“张大少爷没有相好嚟，也攀一个啲。”小村道：“是不是你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你嚟罗。好不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妈笑了，又道：“攀了相好哩，跟赵大少爷一块走走，不是热闹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杨家妈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你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你做媒人，怎么不作声哪？”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你说说（口娘）。”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妈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不要（口娘）！”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你放着‘水饺子’不吃，倒要吃‘馒头’！”朴斋不懂，问小村道：“你说什么？”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你不要去听他！他在拿你开心哦！”复瞟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你相好嚟不攀，说倒会说得很呢！”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我们一块吃晚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会（口娘）。”一面喊秀林：“姐姐，要走了。”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等会一块来。”四人答应下楼。注一：原文作“匣”。作者在“例言”中云“哩”音“眼”，当是吴语“眼”字，额颜切，近代口音变化为“囓”，亦即本世纪二、三 年间吴语小说中的“虐”字，含有不耐烦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强的问号或惊叹号，可能带气愤或无可奈何的口吻，为吴语最常用的语助词之一，里巷中母亲唤孩子，一片“来（口娘）！”“去（口娘）！”声。普通白话没有可代用的字眼，只好保存原音。注二：上海租界和闸北叫北头，城内及南市——华界——叫南头。注三：未婚女佣。注四：二等妓院客人不分老少一律称大少爷。注五：妓院男仆。注六：桂圆等干果与果脯。

《海上花开》

媒体关注与评论

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胡适
(中国的小说)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张爱玲
张爱玲语译《海上花列传》,与她撰写《红楼梦魇》一样,可以理解为文学成就之后的追根寻源,她的文学的根是牢牢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止庵

《海上花开》

精彩短评

- 1、张爱玲译作
- 2、张爱玲的注很有意思。书的话，看了这两天满脑子都是叫局吃酒。
- 3、这么棒的爱情小说不应该掩埋在历史里！
- 4、武汉，丁字桥路，很高兴遇见你咖啡厅。
- 5、貌似以前看过一本全吴语版本的，看得太吃力了。张爱玲译注的这本图书馆只有上本啊。
- 6、我理解为何张爱玲这般喜欢它 我也很喜欢 只是没她那样喜欢 国将不国的时代里依旧整日整日的似乎天长地久的吃酒打牌开局听戏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沉在黄昏里我终究是做不到的吧
- 7、这本书很抓人，零散时间拿起来看也完全没有生涩感。明明是写风月场所的琐碎，读起来却是酣畅淋漓。实在是好，张爱玲的注释也好，总之实在是好。
- 8、通常一个四字词即可传情达意，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可叹此间世故人情，为今时读者所不熟稔矣。
- 9、《海上花列传》写的还是很有水准的。我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
- 10、读至末尾才觉出味道.....
- 11、搁置了两年才又开始读（过于客观的视角，繁杂的出场人物与群戏段落）至第九回沈小红拳翻张蕙贞，黄翠凤舌战罗子富才开始觉得人物关系有趣得牵连起来了
- 12、fdbbf
- 13、人物形象真真跃然纸上。等把下册看完，再重温一下电影。
- 14、韩先生的原版和张先生翻译的版本我同时对比着在看，最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上海人，对于韩先生的原版吴语作品，那个看的一个艰难，很多地方我都是对比着张先生的翻译才能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
如诺没有张先生的翻译，这套海上花会被人拿起来细细品味的机会会大大减少。
张淑人和朱玉莆之间感觉有点像林黛玉和贾宝玉，郎有情妹有意，只是败在了张淑人的多愁善感里，所以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女人都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只有对自己好一点后你才会有精力去顾及其他，而不是顾己失彼，失去更多。
对于张小红和王连生，我只想说男人真心贱，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他拼了命的讨好你，张小红不愧是上海的长三先生，把女人的作发挥的凌厉尽致，看的作为女人的我都要忍不住埋怨起来，这女人都做成这样了，麻烦你王先生能有点男人样吗？！
- 15、期末作业。。。有限的空间，无限的欲望；各色的人物，重复的套路；热闹的局面，汹涌的暗流，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束手无策。
- 16、海上花开
- 17、三星略少，四星不到....
- 18、期待过高，与红楼梦还是有差距的，吴侬软语，有些东方实在太隐晦，没有批注还真看不出来...中国几千年来少有爱情，还真只能去妓院找...
- 19、好一本事无巨细的堂子流水账，么个开头么个结尾，痴痴呆呆的读。
- 20、所以花也怜依，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 21、露水姻缘。
- 22、一直想收藏的一本书
- 23、乱而无常的年代 我却愿意舍命穿越回去
- 24、王莲生因为沈小红妍戏子便去做了张蕙贞，没想到张蕙贞后面也偷人，这是带了一顶铁帽子啊，不过结尾他应该是高升了？作者还蛮有心讽刺的。想到电影版导演找来的演员，不禁觉得导演真是操碎了心。。。不过另外一个和他对比的角色，罗子富，也是被黄翠凤哄着出钱的冤大头，她真正的相好应该是钱子刚。PS两个名字起的亮了。另外莲生对柳儿么。。。
- 25、这两天开始读张爱玲的译作《海上花(列传)》，身入十九世纪末上海的花街柳巷之中，人和人的关系曾经有过如许不同的可能，生活又是曾经有过如许另异的轨迹与方式。渐读渐明白了为何张爱玲会这么中意该书，文中处处弥漫着如繁缛密滚的晚清褂袄般的生活细节及其重重缠节苛矩，又处处在狭缝中摇曳着既露骨又温厚精致的旧式调情。

《海上花开》

读到青楼小女人的大段诉苦，觉得极为生动，因为是从原本的苏侬软语译过来的，所以还有南方话的痕迹，一些字眼使得实在巧妙。

26、张爱玲注译版海上花列传的上部 原版方言小说实在不好读 人物非常多 书中很多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思想 有很多地方和吴语的说法看不太懂 不过还是能吸引人坚持读下去

27、人人都想做周双玉，谁知多数是沈小红

28、一书两册

29、趣味性

30、穿针引线的叙事方式，无奈有地域与时代的隔阂。

31、好看

32、一个局连一个局，开也开不完。

33、喜欢

34、这个版本装帧挺好看的。

35、我没注意后面还有一本海上花落呢！

36、其实感觉不大，不是很推荐，但是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可以读一下

37、因为看过书，才去看侯孝贤的电影。因为看了电影，又回头把书看了一遍。

38、这书很奇怪的，许多不相干的故事：甲客与乙妓，丙客与丁妓，戊客与己妓，穿插，藏闪在一起，但是读起来居然不叫人厌烦，看各个堂子里先生的人物性格，也是很有趣。

39、身临其境

40、活色生香的生活。真是好看啊。

41、传统的延续

42、吴学。苏州方言。再现花烟间的闲情雅趣。未看完。

43、白话文对话失了原味，仅看注释做参考。

44、最好的读后感就是侯孝贤的《海上花》了。。。

45、夹缝文章太多..虽然是吴语区人氏且也翻成了国语，但还是有阅读障碍啊- -...

46、文字的黏度

47、张爱玲

48、色浅味浓，戛然而止

49、读了好久，这本国语版《海上花列传》终于是读完了。不得不说，张爱玲在书名的再写上很是传神，上本《海上花开》从一班老爷们喝酒划拳的热闹场景而终，正是那些女先生们一个个得意盛极之时，下本《海上花落》却由沈小红会小柳儿被戳穿而始，由此进入了一位位女先生们的或悲戚或寂寥的落幕。“开”与“落”正与韩邦庆故事的走向贴合。而说道国语翻译，不得不说脱离了吴侬软语的对话，整个故事失掉了不少味道，不过张爱玲在每篇后添加的注确实更让人能贴近故事发生的时代，能理解韩邦庆留下的伏笔与线索。

50、坐高铁时车站临时买来的读物，怎料一路看完。记得大学时一位老师曾道，古时候男女间真正的爱情，大多出品于青楼。现在看来，有理。其实古时青楼女子很多全才：琴棋书画，美媚骚嗲，男人心思透彻把脉，情爱战术滴水不漏，有技术，有姿势，把玩得了逢场作戏，缠绵得了相思入骨。我要是直男，我也爱。

51、近日甚喜欢海派文学。

52、大概是只读了前段，但觉确实没有红楼梦里涉及的方面广阔，毕竟一个是世情，一个是上海风情场的故事，但是就论情感上，也是颇为精到，几个人物也是颇有色彩，甚是鲜活。

53、照理应该紧凑地往下读的，打算搁置一段时间，让花开得久一点。

54、堪比红楼梦，比红楼梦更加赤裸

55、原以为是一本纯粹描写风月的章回体小说。不论笔触和艺术感染力远不及金瓶梅。更无法与石头记媲美一二。张氏抬举《海上花列传》大约与其吴语背景有关。但人物刻画尚算细致。印象深刻的是黄翠凤的辣，张蕙贞的懦，李漱芳的痴，吴雪香的憨。

56、虽说我知道这已经是中文古典小说里描写爱情算诚恳的小说了，比金瓶梅的三妻四妾和红楼梦的众星拱月已经算是进步了，但这也不过是建立在妓女的设定。。爱情的前提仍然是女方被男方消费 想到这点就神烦

《海上花开》

1、每次坐下来决定写感受那一刻是最痛苦，因为根本不知道写什么没有任何类似构思提纲之类的想到什么写什么。但最后完成那一刻却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到写读书笔记那个阶段，所以认真的写下自己的感受也算是对自己对这本书的交代。记得初读海上花时，看过豆瓣一篇文章，说是古代人去妓院的诉求并不想我们在电视看到的那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一个社交场所，男人们聚在一起谈生意或者建设自己人脉。同时，也会在妓院中寻求另外一种男女关系；在古代夫妻之间举案齐眉，妻子总要视丈夫比自己身份高小心翼翼伺候着，而在妓院中男人们却能寻到一种男女平等的关系，有时候甚至会凌驾在这些男人之上。或许，这可以叫做某种别样的体验吧。书中每朵花都有着自己的形状，为了生活所迫，其实本来年纪轻轻却又不得不有自己的智慧和手腕，有取舍也有无奈。里面最喜欢李漱芳，李浣芳姐儿俩，是真真的姐妹情深。之前一直在想浣芳会是几岁，话语这么稚气未托被漱芳和李玉甫这么宠着。后来才发现只有十三岁，这么小就要出来做应酬人的生意，还幸好有这样的姐姐姐夫，否则该多命苦。玉甫和漱芳都是对自己现状不甘却无力翻天的人。他们之间真诚相待，也就是这份真诚注定最后的悲剧，或者玉甫稍微强势一点或者漱芳稍微放下一点？王莲生是懦弱的是被降住的，在男人圈子里他是有地位的而在沈小红面前却夺不到一点儿主动地位，一步步被逼到墙角。其实，沈小红若是稍微聪明那么一点儿张蕙贞必定是她的甚至更好，但她只有无尽的贪婪和咄咄逼人带着点儿齷齪，于是把一切拱手让给了张蕙贞。张蕙贞表面看来识大体知退让实际却有着自己小算盘。只能说王莲生在做人识人都有着失败之处。黄翠凤算是高人，能一丝不苟在罗子富面前塑造出不卑不亢孝顺有气节的自己。这样没有错，每个人有自己生存方式，有谎言却不伤害对方。赵二宝，哥哥不靠谱母亲没主意，自己年纪最小却要挑起生活的担子开堂子做生意。本以为遇上了可心的人，却被骗被抛弃。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情。之间有很多人是无父无母没有亲人被卖不得不走上着条路，而赵二宝上有老母哥哥，却没人做的了主，哥哥一味的逃避，游戏。特别是最后她的那个梦，由喜转悲，几行字像是她人生的写照。之中众多各色人物，每个故事都没有真正的结局，作者似乎就只是讲了某个时间段的事情。之前有什么事只字不提，之后的事情还在继续也不再说让他自己发展。作者真有个性不仅不在乎读者的好奇同时还用吴语写作，如果没有张爱玲，相信绝大部分人不会知道这本书。虽然已被翻译成白话，但是还是保有一些吴语中语气词以保有原味，所以初读还有觉得有些生涩的但是故事那种平和的精彩会很快引你入胜的。海上浮花，各色绽放，无根漂泊，难以预料。

2、第一次看海上花开，是大四回家陪妈妈的时候。坐在太阳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手上拿着书，懒懒地回应着。书里的情节却冷而淡而近乎无味，太阳大而刺眼却可以温暖些许。不过，当时却没有把书看完。想来，也是有其他的事情挂在心头。那时的我，和现在也宛若两样。昨天去图书馆，找陶渊明的诗集，不小心看到了这套书。没有多想，遂又将其和红楼梦一起放入了书包。入夜后，在手头众多书籍中又拿起了这一本，打开了后就难以放下。张爱玲在十三四岁读此书，便读出了无奈浮沉之感，愚笨如我，到今天才能会意。此书为清代韩邦庆于清末用吴语写作。情节并不是中国人素来所喜爱的热闹或者大起大落，素淡得近乎生活的白描，再加上又是难懂的方言。所以译者张爱玲说，海上花被大众冷落了。这也传递出了韩邦庆的标格吧。写小说，在古代中国已是异端，不仅如此，还要写一部几乎无人问津的。民国时期，终于有几个学者将它找出来，刘半农、胡适等人作了些许评介。五四的浪潮一来，西方文化成为时髦，《海上花》还没来得及冒泡就又沉下去。即使是张爱玲将其翻译为了国语，读的人也还是少吧。再说说书的内容吧。在风月场这个大背景中，写出了以倌人和官人们为主体的众生像。算计的人有，尤其是以此为生计的倌人，青春短暂，那些心性强一点的便会想方设法去支使自己可控之人。当然结局也各异。强的，有的伤，也有的最终摆脱了倌人寄人篱下的命运，却又灵和肉全都放弃了。也有真情的。张爱玲说，中国是爱情荒芜的国度。此话不假，到如今也是一样。大部分的情感都是“去了也不想，来了也不讨厌”的状态。像书中陶玉甫和林漱芳、王莲生和沈小红般有些真情的，真少，却又无法长久。敏感多思的林漱芳有点像黛玉，受不了一点委屈，清高得像是不属于这十里洋场，闷闷地就起了病而离了世。一尘不染的干净，在你还有所待有所持之时，得不到，失去全部才会有，就像黛玉当初和宝玉所说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可能因为同样是女性，对于风尘女子，自懂事以来，好像很少去评价或指责这个群体。对于书中的这些女子，同样也如此。无根如转蓬，就算枝叶扶疏也是在海上漂着的。反倒是在她们周围打转的男子，则有猥琐之气。无聊空虚了，便潜入这个世界里。躺着，吸食鸦片，或者整夜喝酒云云，腐朽之气迎面而来。不过，有情皆苦。这便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无聊、空虚，软弱、逞强，淡泊、执着等等，大抵是每样

《海上花开》

人生中都会有的体验。那些砥柱中流的得以站立，那些孤高秀逸的最终沉沦，可这最终又有什么两样呢。

3、总喜欢明清时代的小说，想来张爱玲如此爱曹公，她喜欢的大多也错不了。看完了上部，这书拿起就舍不得放下，两天就能细细读完。文笔倒不觉有太多稀奇精彩，却仿佛开了另一扇窗可以一窥妓女的生活。原来这些个女子跟现如今窑子里的可大大不同。他们不是野鸡，也是“有头有脸”的，有姨娘，有老鸨，还有相帮。头面服饰也异常讲究。原来这些男人们每日里便是会会相好，叫上两到三个局，打牌划拳吃花酒，抽大烟喝茶。家里头的事情不用管也不用操心。那一幕幕场景就鲜活起来，那江南的作派就毕现，吃完饭定要洗脸，睡前要吃稀饭，待客要茶泡上，烟泡好，抽完干的吸水的。吃的也很讲究，四碟要齐的，其余不在话下。往往都晚睡，三四点属正常。配的图很好，场景样式活脱脱就有了。总觉得结构有些弱，总是A说到B，B到C，C再说到D，如些下去，一直到Z，可能中间的人物相关或连带少，只是写得深刻的难忘，其余很难回想，伏笔太少。每天都是重复的一些事情显单调，叫局，吸大烟，天天必不可少且都详述，难免会有腻味。继续下半部。。。

4、初看这本书，真是叫人看不下去，不为其他的，但是这十七八个名字就记不住。女的又老叫霞仙、巧珍、慧贞，男的尽是些莲生、子富、善卿，娘姨大姐吧，全是阿金、阿金大、大阿金。你说这不是诚心和看书的人过不去吗？这还不算，明明是卖身的妓女吧，偏生叫先生，明明是四五十岁的大叔吧，人家呼他叫大少爷。这也不算，刚刚还烈女姿态，一会儿又来一个客人，刚刚还讲不做不做，一转脸，嘿，倒做得高兴。读到第一本的下半册才读出点味道来，加上我又是个见识短耳根子软的，被书里的小姐、先生啊两句话一说，两支曲子一唱就全盘接受了，在注释的帮助下才读出点夹缝里的文字。那么多人嘿，再怎么绕来绕去，终究讲的就是上海租界里的这么点故事，绕来绕去嘿，他们全认识，就算不认识见了面也是要呼一声“渴慕”的，两个通关一打，不就全知己了，更不用说那些先生小姐，谁是时髦信人啊，肠子里清爽的很诶。那么多人诶，也终究还是有笔墨的偏颇，故事多的自然就多点，一开始就要好的嘿，也就两句撒娇咯。比如同是兄弟，朱淑人的故事可不就比朱蕙人多的多了？更不用说黄翠凤这种从头到尾的人物咯。这里头的故事看得我哦，说句难听的话，也想去做两天清信人玩玩咯。里面男女的关系，看上去那么简单，肚子里却全是道道。说是信人，又不全是靠脸，卖的是一种女性的魅力，要不长相怎么是么二上的倒好些？时髦些的信人也还有体面。长三书寓可都会骗，骗的也有体面，一会儿做个马车，一会儿扮个头面，一下好几百，像烟花馆里面的潘三们啊，基本上只有拉住个铲头骗十块钱，还是要断一路生意的。不过说到底啊，信人终究是没依靠的，也只有在这租界这个小世界里靠几代人维持的游戏规则玩几个可怜的小游戏罢了，真的闹又能闹些什么？闹来闹去不还是为赎了身去做个人家人，可是真的有机会做了，又要缩回来了，毕竟谁有把握去一个不熟悉的世界里玩别人的游戏呢？还是乖乖的躲在书寓里，巴结点，多出两个局，多打两个茶围，看着有像样的客人，敲副翡翠头面哦。在这里，谁不是这样哦，不过是划拳、喝酒、抽水烟、打牌，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哦。

5、其实写妓女是最讨喜的题材。往高了写是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师师，往低了写韦小宝家的姐妹们也够闹腾和笑料的，刚烈了是杜十娘遇负心汉怒沉百宝箱，凄惨了是官宦小姐家道突变沦落风尘，再不济也有白居易写“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反正灿烂过，无论是回味当年或是感慨当下，总有得谈资，比书生笔下意淫的大家闺秀天天思春闹死闹活要下嫁鲜活的多。难怪当年不少穿越玛丽苏文也得让女主去妓院走一遭，当然，是头牌。《海上花列传》似乎是反着来，“花也怜依”硬生生就要把最有看头的戏写成了最无趣的戏，而且，绝对是故意的。文里有一节，讲的是妓女黄翠凤终于拿了赎身文书，结果老鸨三天两头来借钱，翠凤懒得理直接跟着大款罗子富出门玩去了，老鸨钱没借到一转心思把拜盒给偷了。等翠凤回来哭天抢地才发现老鸨偷错了拜盒，拿成了罗老爷装房契的拜盒。正在戏的最高点，各个看官都伸长着脖子等下文罗子富该怎么办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安逸得不得了开始写另一群客人跟另一群妓女聊家常去了。写了大几页才在闲谈里透出来，罗子富花了几千银子才把这拜盒赎回来。至于怎么商谈怎么交易黄翠凤又如何急的跳脚的，一字不提。气的人牙痒痒。一堆妓女里脾气秉性各异，黄翠凤算是里面的狠角色，泼辣的样子倒有几分“凤辣子”的特色。对自己的地位，手上的牌，拎的清看的准，也是妓女里面唯一一个敢跟老鸨唱反调的。当妓女，值当的就是身子，陪局接客摆酒一档档的都是钱，老鸨也是花了本钱买来的人，可以打可以骂，但也决计不敢真要她命去，不然就是亏了大本。翠凤就是捏准了这点把老鸨吃的死死的。该吃酒吃酒该出局出局，看到了我的赚钱实力再要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直接含鸦片，大不了一死了之，直到老鸨上前哀求都依了她才肯吐掉鸦片算完。倒也有妓女学，可没她那股狠劲儿，自己惜着命了，拿捏

不成最后反而被打的浑身青紫，连翠凤都看不过去这扶不上墙的烂泥，只有呸一口算数。她对客人也有自己的一手。有句话说的好，往往会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姑娘更容易坐上宝马车。为啥，因为男人也不傻，有些妹子玩玩可以，但最后长伴身边的，还是喜欢找个纯妹子。不然奶茶妹咋能在众骂声中依然稳当地坐上东哥一姐的宝座？妓女也一样，有钱人做妓女，也爱做长情款，能拿捏到手，基本四五年的花销就不愁了。像双宝那样吃相难看的，便是嫖客也瞧不起（么二就是么二）。翠凤太懂了，本来罗子富对她意见大大的，是再打算去了的，毕竟去了还没有好颜色，出来玩的么，花了钱妓女给你甩脸子（长三虽说能挑客有的也摆摆清高，也不是这么傲娇路线），这搁谁都受不了。可是黄翠凤就继续撇着嘴的把自己“心思”透露出来：我做客人讲究真心实意，做我就单做我一个，这金钏子啥的我都不要，钱财不重要，我就要人。戏子场里扑腾惯了的大款罗子富哪见过这阵仗，不要钱的妓女，这就是女神啊，差点没给姑奶奶跪下。两下三下把自己的家底（拜盒价值上万两了）全托在翠凤那儿了，翠凤还是那句，我又不要你的，就是守着，你要再去见哪个狐狸精，我就给你烧干净了。当妓女能做出正宫范儿，不服气不行。哦，当然，罗子富只能做她，她可不止做一户客人哟~这手段玩的，杠杠的！另一个秉性和黄翠凤有点像的，应该是沈小红了。她的恩客是王莲生，真是嫖客里的典范，出手阔绰又重情谊，就是性子太过绵软了一些，后来受不了沈小红的泼辣脾气，找了个对立面温柔贤淑的张惠贞。没做两局酒，沈小红就气势汹汹的找上了门，哟呵，直接在吃饭的地方就上起了全武行，把张惠贞打的浑身青肿头面首饰碎了一地。新佳人浑身是伤，自己脸也丢干净了，我想说这男人该硬气一回了吧，得，结果先跑去安慰沈小红去了。银子是大把大把的花，置完黄金置翡翠，就这样沈小红也是一直醋溜溜的，从来没个好颜色，基本就是晾场子，嫖客自己玩，抬头就是说，首饰买好了没，开销大的惊人。反观张惠贞倒真当得起贤淑二字，即便这种仇对状态下，也总是劝解着王莲生多去看看沈小红，至于花销么，呵呵，谁都知道王莲生头上绿的发亮，别人忍住不说是怕难堪，倒是张惠贞还帮着沈小红打掩护倒让人意外。最后纸包不住火，沈小红鸡飞蛋打不用细说，倒造福了张惠贞，被一顶大红花轿抬进了门。本想着这个温柔贤淑的可人儿算有个好归宿了，结果和侄子通奸被抓，叫人惊讶又疑惑。不过，当旧阿姐谈起沈小红的近状，王莲生流的那两滴泪来看。张惠贞也不过是得了人却没得心吧。一趟浑水里唯一叫人唏嘘的一对儿应该是李淑芳和陶玉甫了，郎有情妾有意，姊妹和谐老鸨是亲妈，简直完美的不能再完美，可要命就要命在“完美”上。有脸面的人家，纳个妓女当小妾就不错了，想当大老婆，是门都没有的。可这两个要追求完美的人，就磕死在了这上面。直到李淑芳病入膏肓，陶玉甫日夜伺候，淑芳香魂一散，玉甫哭的天地动容，又能如何。揪起根源来，李淑芳还是清倌人，入行也就做了陶玉甫一个客人，可那张“李淑芳寓”的红条子，贴上去了，就再也揭不下来了。赵二宝作为贯穿全线主人公（这书真有主人公么？主人公一跳就是半本书不出现算个什么事？难为你前后都出现了，就当你是主人公吧……）的妹妹，看那哥哥的烂秉性就知道这家多半是这个妹妹在操持。如果说嫖客也有吃相的话，赵朴斋就是这一群嫖客里吃相最难看的一个了，有局就上有酒就喝有妹子就嫖……从开头人家客气客气让他也进去吃酒，朋友把他拽走了他还埋怨朋友为啥不让他也去吃吃酒就看得出来，好听点是愣头青，难听点就是没见过世面还想当土豹子，结果只能是土包子。先是哥哥迷了眼，而后妹妹带着母亲寻哥哥，人是找到了，钱财被败光了，上海的花花生活一迷眼，再被有心计的人一带，忽悠悠就进了局。生意坐的红火倒也不错，毕竟妓女也分个三六九等，这样良家女子出身的，自然又比自小被卖的高出一等，可惜碰到了个史三公子，人财俱全，她不像李淑芳那般心气高，说，做个小妾就行，只要你回来。可史三公子终是去了，再也没回来。烟花之地，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赵二宝终究是跌下去了。“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先前的事，不要去提起。”只是掉进去了，这自尊啊，早就不值钱了。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浮浮沉沉，都是梦。

6、总是喜欢老文字。内中有了她，书便活了许多。她虽是少少的文字，却是句句成讖。海上花开，花开海上，怎不如了一人之命？长长怅然读上几句，常常怅然盒上书页，单不知她当年记下这些小句子时，当是何种心思？烟尘。冬雪。花开海上。杳无痕迹……

7、理解中国社会之难，难在所见非所得。说社会有碍，谈妓院无妨。于是敞开来谈这本《海上花》。仅作抛砖。作者开篇就写：这花海表面繁荣，底下无根无蒂。一不小心，就“闯空一脚，一落千丈”。在妓院这等风月场所，逢场作戏、虚情假意本该是常态。你出钱，我卖身，天经地义。灯灭鸳鸯颠倒，天亮各行其道。而《海上花》的妙处也在于此：撇开男女情色诸事，只写皮肉生意下的众生相。写众生相也只做白描，滋味你要自己细品。不知其他人是怎么样，反正我是把《海上花开》——也就是全书的前三十二回——翻来覆去读了七八遍，直到看通了，才敢看《海上花落》。以前我父亲经常半忧半喜道：“你不懂社会！”，他说一次，我跟他嘴犟一次。现在把《海上花》一看，果然！妓

《海上花开》

院，只是另一个社会。你能否理解中国人的笑？冷笑？微笑？皮笑？莞尔一笑？你能否理解岳敏君的油画里无数个露牙开怀的中国人犹如快乐能被复制一般？尤记得高中语文里那篇红楼梦的，老师把冷子兴的笑很是做了番解释，我还奇怪。现在看来，笑，怎么看，怎么听，怎么写，都是学问。《海上花》中，张小村初待同乡赵朴斋，多是“冷笑”不理，直至朴斋之妹赵二宝也做了信人（即妓女），赚了钱了，腰杆硬了，小村这才要去拉拢，朴斋却已不买他账。笑贫不笑娼，倒与今日之世有几分类似。最寒心是王莲生对沈小红那番“微笑”（第三四回）：莲生微笑道：“你说不姘就不姘，什么要紧呀？”（小红重复呜呜的哭起来）莲生仍微笑道：“这种话说它做什么？”（小红没有说完，仍禁不住哭了）莲生只是微笑。莲生是个悲剧人物。他和沈小红一样，都是性情中人。而悲剧人物之所以悲剧，也往往在于“性情”。你看哪本成功学不教你收拾喜怒，切勿形于色呀！我以为，如果王莲生稍微把现今那套“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的工夫学会点，他该是和沈小红相守终老的。而不是娶了张蕙贞，反又被张背叛，再吸烟时，想起小红，掉下泪来。可惜他对妓女都如此认真，动了感情。信人么做了几年也是要嫁人从良的。于是又有了陶玉甫李漱芳那对苦命鸳鸯。李漱芳先天身体不好，被迫卖身，其实却只做了陶玉甫一个人。然漱芳愿嫁于玉甫，玉甫也属意于漱芳，两情相悦。但遭到玉甫家人的坚决反对。漱芳毕竟是个妓女——等于说写在档案里了，有污点了，跟一辈子的。漱芳在全书第四十回抱憾弃世，玉甫崩溃了若干次：漱芳死时一次，见漱芳空房间一次，重遇“东兴里”再一次，“一阵心酸，急泪盈把”。书中写得很明白，陶玉甫陶云甫兄弟系上海本城宦家子弟。按现在的话说，那可是官二代，自然阅人无数，于是玉甫对漱芳的痴心就更显可贵。作者假托玉甫弟兄陶云甫的口如此描述两人的“冤牵”：“……人家相好要好点，也多得很嚟，就没见过他们的要好，说不出画不出的。……我有天到她（李漱芳）那儿去，存心要看看他们；哪晓得他们俩对面坐着在对看着发呆，什么话也一句都不说。……”皮肉生意又何尝简单？有为钱财的，有为肉欲的，有为爱情的，有为声望地位的。更有泼辣如沈小红，精悍如黄翠凤，无邪如李浣芳的，不一而足。只是看到这些人偶登台，各自折腾，到了收场，总会让人轻叹一声，更觉生之虚无。掩卷再想周围人事物。面上对你笑的人你敢信，面上找你讨钱的，转个身就开个轿车走了。那喊你做“老师”的，你必须回答“别骂我”——这才算是学到了一点社会规则；那开口痛骂你的，会不会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很难说，或许只是网络暴民，纯属发泄。林林总总，但哪一样不是浮云？正是：这戏做完，出局尽散。凉世春梦，笑泪足矣！

8、看《海上花》，对沈小红情有独钟。她不精明，甚至谈不上聪明，尤其是有个黄翠凤比对着，可是还是爱她的痴，或许明眼人看来只是蠢。情深则辱，在她的时代和自身处境上尤甚。红男绿女，往来拥趸不息；弱水三千，谁人可堪怜爱？

《海上花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